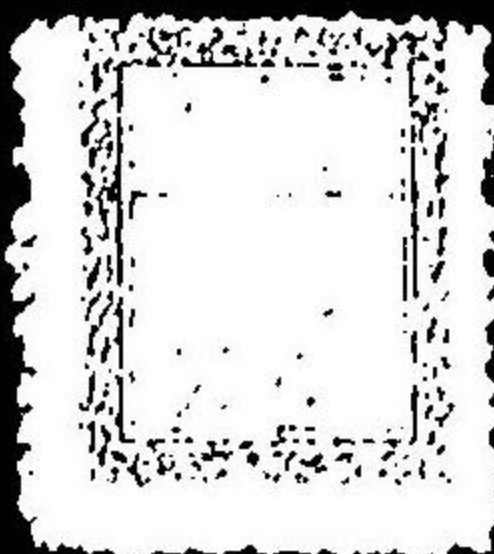


正心

大學

重校

全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經書類

一六五函

四

六四架

一〇六號

冊

明治六年九月官許

刪定正本

重校 四書

菊緣堂藏版

四書重校序

明治六年文部省交付

自大權復古。奎運日開。月盛而天下府

縣設大中小學校。上自縉紳子弟。下至

衆庶兒童。無不入校習讀。焉然而其習

讀之所主張。以平穩簡易。易進步者為

目的。非如彼誦讀難澁難解者。以為高

超也。非如彼涉獵浩漭無邊者。以為博

雅也。故入校者。先自數字五十韻下手。

以漸次及國乘律令譯書諸書而施之
實事行之活物非復如彼一生窮老
死于章句間之儒家者流也於是乎學
制一洗而從來迷迂路之徒始就上達
之捷路何其幸之甚哉頃日堺縣下某
氏齋四書來請予訓點予断然辭曰方
今讀書貴平穩簡易者如四書既屬陳
腐迂遠而今施之訓點以剖刷氏不
亦可笑之甚乎某氏強之不止且曰此
書非難涉難解者又非浩瀚無邊者而
其中仁義忠孝之道叮嚀教示而其切
實著明無不至矣無不盡矣唯因舊來
讀法不善以屬陳腐迂遠耳今讀法一
變而為實事活用之具則其平穩而簡
易者無過焉予以其言不誣且有所大
悟乃從其所請歲之八月遂卒業為其

所訓點大板折衷道春點後藤點其他
一齋東條諸點間又以予臆見曰為詳
略而其訓點之旨趣唯使兒童便誦讀
而易進步耳是以或涉繁冗或不免俚
俗也如其注脚多存舊點而不復下手
者因賴氏不讀注脚說不敢區區費力
也夫方今雖珍書奇冊或廢或衰展轉
變遷無所底止而如此四書依然不變

遷而戶誦之家讀之愈盛愈行昔人以
此書為兒童入學之初階梯可謂卓見
也且夫此書關係于仁義忠孝固不待
言矣讀彼布告書新聞誌其他譯書揭
示文之便無若熟此四書何則布告新
聞諸書無一不漢字填之無一不漢語
譯之苟孰此四書為解漢語漢字猶解
國字國語耳且至解洋書記洋語亦思

過半。嗚呼。方今皇運隆盛。鳳翔鸞舞。化溢四表。而學校增立。日盛一日。遂至不可計矣。當此際。刻便用書。以供智識。開洞之具。則其功用之大。不特為兒童。實可謂報皇恩之一端矣。四書固便用書也。豈可謂之迂遠。而束高閣哉。豈可謂之陳腐。而委長物哉。猶且有可服膺之要語。大學云。日新又日新。是與西洋知新之學相符焉。論語云。祭如神在。是與皇朝敬神之道相齊焉。然則四書終不可廢絕者。自在焉。其概謂之迂遠陳腐。未能熟知耳。或難曰。今日之勢。非為純粹國字。則為純粹洋字。非為純粹洋字。則為純粹國字。必矣。彼漢字漢語。一時之為耳。而子訓點之。不亦蛇足乎。予曰。其說高則高矣。然漢字漢語。

一日行則訓點亦不可一日無也。文丞相所謂存一日則盡一日之責事雖異其所為之意一也。予豈關係他日此書行与不行哉。遂為之序以與某氏時紀元二千五百三十三年。識于浪華僑居。

後學橫尾謙敬叙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

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

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

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

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

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子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

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放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

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謙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

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放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王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識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

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

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

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天讀作泰。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諟

常日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下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下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緝。詩作綿。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

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

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鳥。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詩作奧於六反棗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僖下版反喧詩作阻諠詩作諼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錐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僖武毅之貌赫陰宜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詠歎淫佚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亦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人無實之人不取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關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

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

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

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切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味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間音閑。厭鄭氏讀為厭。

間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

意

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作

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識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所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下十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

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懣救值反好樂並去聲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在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識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解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

之碩

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不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以教矣孝弟慈所以

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
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

一人定國

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
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
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
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
者未之有也

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

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

人

詩。小雅蓼蕭之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

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鳩鳴之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
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

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

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擬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

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

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

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

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於下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繫矩而以
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

矣。

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

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繫矩而好惡徇於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

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

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

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

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繫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以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

亦悖而出

悖布 內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賁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繫矩與不能者之得夫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

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主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

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求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

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

入古賀反。書作介。斷于亂反。媚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

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迸讀為屏。古字通用。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

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

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菑必逮夫身。

菑古灾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

失之。

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

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恒胡登反。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節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下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

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

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

利，以義為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

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

為利也。

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

自由也。言由小大道之也。此一節深明以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絮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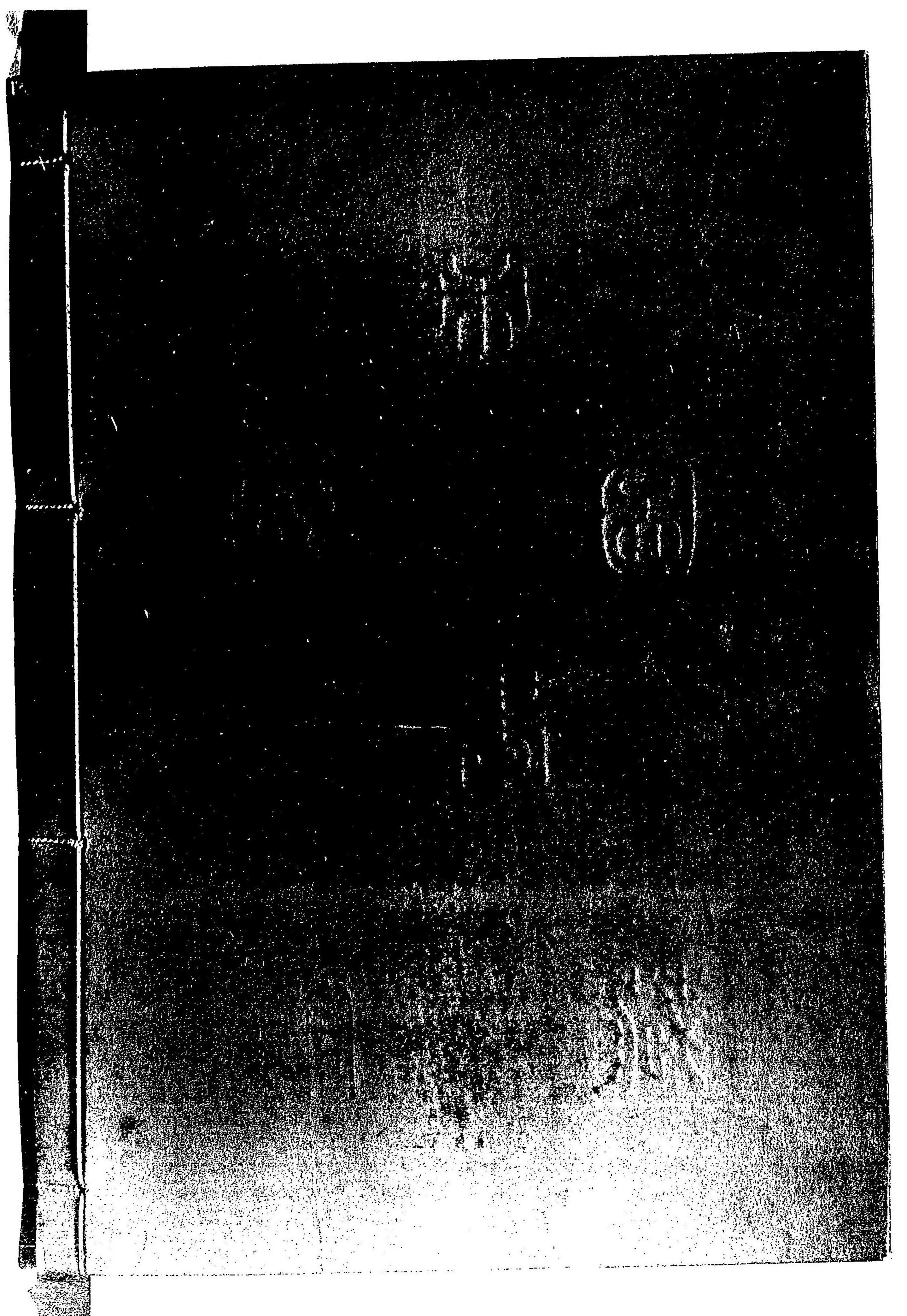
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

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

大學章句
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章句畢

165
10
46



重校四書

大學

165
10
46

008482-001-8

165-46

四書(重校改正刪定)

横尾 謙七/点

M6

AAC-1065

